

# 大刀记：第二部（下）

## 目 次

第十一章	“我就是八路!” .....	1
第十二章	再返宁安寨 .....	60
第十三章	荒野斗智 .....	120
第十四章	夺枪 .....	172
第十五章	龙潭的早晨 .....	225
第十六章	巧夺黄家镇 .....	275
第十七章	夜战水泊洼 .....	333
第十八章	围困柴胡店 .....	395
第十九章	刀铤河山 .....	448
尾 声	.....	504
附 录	.....	507

## 第十一章 “我就是八路！”

一转眼，战斗的枪声迎来了又一个战斗的春天。

每到这个季节，也就是在青纱帐起来之前，敌人总是要来一次大“扫荡”，进行“清乡”。今年，当然不会例外——这不，一次大规模的“拉网式”“扫荡”，又气势汹汹地开始了！

我各地军民，早在敌人的“扫荡”开始之前，就已遵照县委的指示做好了充分准备。敌人的“扫荡队”下乡以后，我们大刀队的勇士们，和各村民兵配合一起，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个铜墙铁壁，神出鬼没，连续出击，到处袭扰和打击敌人。

敌人，由于处处被动，连吃败仗，遭受了重大伤亡。后来，他们又增加了人马，改变了战术，一心要找到我们八路军进行决战。可是，我们的八路军大刀队，为适应上级更大的战略部署和全局的需要，按照县委新的指示精神，又化整为零，开始分散活动了。

敌人找不到八路，急得赛群疯狗，四处乱窜。

大刀队的同志们，一面分散在各个村里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利用分散活动的有利时机，又一次完成了县委布置的收集铜铁的任务。与此同时，还和各村的民兵配合一起，跟敌人的“扫荡队”进行周旋。

这天夜里。

一轮明月挂在天心。满天的繁星眨着眼睛。

梁永生和小锁柱两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踏着月光来到了龙潭街的关帝庙上。

永生走路和他的为人一样，步步踏实有力。

他和小锁柱走进庙庭时，这村的一些民兵和群众已作好准备，正在等着他们。永生拍拍迎着他走过来的黄二愣的肩膀问道：

“怎么样？全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啦！”

二愣一侧身，指着大殿的台阶说：

“队长！你看——”

梁永生点头一笑，朝大殿台阶走过去。

大殿的台阶上，摆着十来副挑筐。每副挑筐里，都装满铜铁。这些碎铜烂铁，是各村的抗日群众团体收集起来的。今天，梁永生根据县委的指示，要将这一批军用物资送到主力部队的修械所去。

因此，梁永生将挑筐检查了一遍，然后便从群众中挑选了十来名硬棒棒的壮汉子，担负挑着挑筐送铜铁的任务。这些人，全是抗日的积极分子，都高兴地愿意承担这项光荣任务。

于是，运输队立刻成立起来了。

在这支挑筐运输队中，有老羊倌儿乔士英的儿子，名叫乔世春。梁永生见他骨碌着两只大眼珠子，一个劲儿地各处乱撒打，就问：

“世春，你撒打啥呀？”

乔世春从梁永生的表情上已经看出，梁队长已经猜出他的心情了。因此，他没有正面回答梁永生的询问，而是反问永生道：

“梁队长，不是说有八路军同志护送吗？”

“是啊！”

“咋看不见他们？”

“他们是谁们？”

“八路呗！”

锁柱一步赶过来，拨拉一下世春的肩膀，又拍拍自己的胸脯儿，质问道：

“这不是八路是啥？”

他又给了世春一撇子：

“你这个家伙！眼眶子可真大呀！连俺这么大个人都看不见？”

乔世春伸了下舌头，笑了。

稍一沉，他又去问永生：

“梁队长，还有吗？”

“啥？”

“护送我们的呀！”

“当然还有喽！”

“在哪里？”

“不就在这里吗？”

“在这里？”

“是啊！”永生浅浅一笑，“我不算一个？”

永生这一说，世春大吃一惊：“呀！”

永生知道他惊啥，却明知故问道：“咋？”

乔世春伸出两个指头，朝梁永生举过来：

“就你们两个人？”

梁永生也伸出两根指头，又举向乔世春：

“两人还少吗？”

永生这一逗，人们全笑了。永生笑笑说：“人少，有人少的好处——首先是目标不大，行动方便，不易被敌人发现……”

在梁永生说话的当儿，几个民兵来到了。

小锁柱望着武装得整整齐齐的民兵们，心里高兴起来。他挺挺胸脯儿，站在民兵们的面前大声说：

“当前敌人又疯狂起来了，这回去送铜铁可不同于那几回，风险是很大的！正因为风险大，梁队长才要亲自护送！”他缓了口气又说，“民兵同志们！不怕死的站出来！”

“我不怕死!”

头一个说话的是黄二愣。他学着锁柱的样子,也挺了挺胸脯儿,的一声向前跨进一大步,直挺挺地站在小锁柱的对面。接着,其余的民兵们,又都学着二愣的架式,一个紧跟一个地站了起来: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俺也不怕死!”

锁柱开始部署了。他先点了几个民兵的名字,紧接着说:

“你们几个,跟我在一起!”

“是!”

“走在运输队的前头!”

“是!”

锁柱又转向黄二愣:

“你和其余几个民兵,跟梁队长在一起!”

“是!”

“负责断后掩护!”

“是!”

黄二愣要张嘴,可能是想要求上前头去。小锁柱没容他说出来,又道:

“我是传达的梁队长的命令!”

他这一句,还真顶劲,把二愣的嘴给封住了。

梁永生笑着走过来,轻轻地拍着黄二愣的肩膀:

“有意见?可以说嘛!”

二愣爽朗地说:

“没啦!”

梁永生一挥手臂,发布了命令:

“出发!”

随后,小锁柱第一个冲出了关帝庙门。其余的人们,一个紧跟一个,尾随其后,也全走出去了。就这样,这支既威武又精悍的运输队,便登程上路了。

他们出村不久,就消逝在夜幕中。

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溜吱扭咯扭的扁担声。在这扁担的响声中,还混杂着间而有之的金属的撞击声。

次日偏午。

梁永生见挑铜铁的人们实在走累了,就命令大家在一条大道沟里停下来,歇歇喘喘,并让人们利用这个时间,掏出随身带着的干粮,打打尖,垫补垫补,好使身上长点力气,继续往前走。

谁知,人们正在歇着,吃着,担任警戒的小锁柱忽然来到梁永生的面前,略带几分惊色说:

“糟了!”

“啥?”

“敌人上来了!”

正利用休息时间跟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故事的梁永生,听锁柱这么一说,便立刻停下故事来到道沟崖上。他从沟沿上探出半个头去,朝着锁柱指点的方向一望,只见在离此地一里多远的一片树林后面,转出了敌人的大队人马。

看其动向,敌人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目标。

这伙步骑并进正朝这边扑来的敌军,人数不少,直镗得草叶横飞,黄尘四起。

这时候,道沟里的人们,有的心里紧张起来。梁永生望着正在逼近的敌人,心里也有点焦急。因为,根据县委的通知,今天就应当把铜铁送到指定地点。永生知道,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地下修械所,目下正迫切地需要这种原料。

这时,梁永生心里想:“这些碎铜烂铁,是各村群众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的。有的老大爷,为了支援战争,把自己心爱的铜烟袋嘴

儿拧了下来；有的青年妇女，为了抗日救国，把自己陪嫁的铜洗脸盆也自动献出了；还有的人，为了保住这些铜铁，被敌人打得头破血流，宁死没有说出埋藏地点……这些东西，可真来之不易呀！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些物资！”

他想到这里，猛然又想：“目前，敌人也正缺少这种物资。他们为了弄到铜铁，正在到处抢劫搜翻。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铜铁落入敌人之手！”

怎么办？这个问题，梁永生早有思想准备。现在，他一看果然遇上了敌情，便胸有成竹地向锁柱命令道：

“你带领民兵，掩护着运送铜铁的群众快走！注意：一定要按照县委的要求送到指定地点！”

锁柱着急地问：

“你呐？”

梁永生斩钉截铁地说：

“不要管我！执行命令！”

黄二愣从旁插言道：

“队长！我和几个民兵跟你一块儿留下吧？”

梁永生又向二愣命令道：

“不！你们都和锁柱一起去掩护群众！”

锁柱盯着梁永生愣了一下。这时，他从看惯了的、熟知各种表情变化的梁永生的脸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走是不行了了！于是，他捅了正然发怔的二愣一把，硬违背着自己的心愿说：

“二愣，服从命令！”

接着，他俩和其他民兵们，掩护着运输队，顺着道沟又迅速地前进了。

与此同时，梁永生只身一人，进了旁边的一条斜向道沟，迎着敌人飞跑而去。当 he 从道沟里赶到敌人的行军路线的左侧时，收住了脚步。随后，他趴在沟崖上举目一望，只见敌人离运输队的距

离更近了。

看样子，再要迟延，敌人随时有可能发现运输队的目标。

怎么办？开枪！

于是，他将匣枪擎在手中，瞄准敌人稠密的地方，一搂扳机儿，嘎嘎嘎，匣枪吼叫起来。

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去。

有的敌人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滚下来；失去主人的战马在旷野里奔驰着，时而伸开长长的脖子发出一阵阵哀声丧韵的嘶叫。

整个敌群，顿时大乱。

在这当儿，梁永生就像生怕敌人不敢向他这里来一样，又一连打了几枪单发。这么一来，敌人可能已经发现永生这边人数不多了，伴随着一阵冲锋号声，他们便一窝蜂似的扑了过来。

梁永生的目的达到了。

这时他感到如同肩释重担一样，身上格外轻松，心里也格外高兴。接着，他便打一阵枪，顺着道沟跑一阵；再打一阵，又顺着道沟跑一阵，引着敌人的大队人马朝着同运输队相背的方向追下来了。

梁永生边打边撤，且战且走。

敌人尾随其后，拼命追赶。

后来，当敌人发现梁永生只是只身一人时，他们那种扬风扎毛的狂气劲儿更上来了。你瞧，这些家伙们又是尾追，又是包抄，小炮声声，机枪阵阵，人喊马嘶，军号长鸣，直闹得硝烟滚滚，飞尘满空，就像面对着千军万马的大敌一样。

这时候，一人一枪一口刀的梁永生，面对着这帮小题大做的饭桶们，情不自禁地笑了：

“喔哈哈！这声势还满不小哩！”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又朝敌群投去蔑视的一瞥，骂道：

“一群菜虎子！”

说罢，他提着匣枪又继续向后撤去。

就这样，梁永生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沟为掩护，牵着敌人的鼻子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让他们在这辽阔的大平原上进行着“武装大游行”！

在这段时间里，敌人虽枉费了大量的子弹，可他们并没能伤着梁永生这位老游击战士的一根毫毛。我们的梁永生，一面迅速地但又是从容不迫地撤退着，又一面沉着还击，弹无虚发，使敌人的背后，留下了一大溜尸体，还有那嗷嗷乱叫的伤兵！

可是，光这个打法能行吗？打到多咱算个头儿哩？

梁永生在且战且走的路上，一直在琢磨甩掉敌人的脱身之计。他走着打着想着，走着打着想着，他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想出个好法子来。

怎么办？

只好继续边打边撤，且战且走，寻找着甩开敌人的时机。

当他撤退到宁安寨附近时，子弹打光了！

敌人三面包抄的椅子圈儿形成了。

而且，这个“椅子圈儿”，正越来越近，越来越小。

梁永生面对着从三面扑来的敌人，别无他路可走，只好扎进村子。

敌人立刻将村子包围起来。

他们怕这个好容易被围住的八路跑掉，又设岗，又布哨，里一层，外一层，将个宁安寨围了个风雨不透。接着，敌人又像一股恶风似的卷进村来，实行了挨家挨户的大搜捕！

不一会儿，这宁安寨就翻了个过儿！

全村的群众，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全被强盗们赶到村中的一个大场院里。

只有杨翠花一人例外。

这是怎么回事儿？

事情是这样的：

梁永生进村后，知道自己再也冲不出去了，便朝他的家中奔去。真好！他还没到家，就碰上了杨翠花。也许有人会说：“太巧了！”按说，也不算什么巧。你想想吧，梁永生正背着枪声从村头上往家奔，杨翠花正迎着枪声从家中往村头上奔，他俩半路相遇，这能算什么巧哩？那么，杨翠花为啥迎着枪声跑出家？她要到那枪声大作的村头上去干什么？

因为她不放心，要到枪声起处去探望亲人，并想帮助自己的亲人干点什么。哦！这么说，杨翠花已经知道现在正跟敌人交火的是梁永生了？不！她怎么会知道哩？她是完全不知道的！可你要知道，经过几年战火熏陶的杨翠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贤妻良母式的杨翠花了！而今在杨翠花的心目中，亲人，不再仅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了，而是所有的八路军战士！另外，几年来的战争生活，还使杨翠花这个农家妇女有了这样的常识：既然村头上枪声大作，不是亲人遇险，便是两军交火！她基于这种认识，便想：“亲人遇险需要亲人营救，两军交火需要群众帮助，我怎能安坐家中不问不闻？……”

杨翠花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只要听到附近响起枪声，她从来不是躲得远远的，而是迎着枪声赶上去。有一回，一位受了伤的八路军战士，正准备用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杨翠花一步赶到了。她将那位伤员掩藏在一个柴禾垛里，又用那伤员仅有的那颗手榴弹，将追捕的敌人引开……还有一回，我们的一支且战且走的小部队，正和敌人的一支大部队在村头交火，杨翠花又一步赶到了。她利用农村妇女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便利条件，将我们这支小部队的一封联系信件，火速送到了另一支兄弟部队，为一次成功的夹击敌人的战斗做出了贡献……几年来，被杨翠花营救的革命战士何止一个两个？杨翠花帮助部队做的事情又何止一件两件？

因此说，今天梁永生和杨翠花的“相遇”，也算巧，也不算巧。所以说它“也算巧”，是从翠花那一方面说的；因为她万没想到，她正要去帮助的亲人，竟是她的丈夫梁永生！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现在翠花一见到永生，感到有些惊奇！

可永生并不感到惊奇。

尽管这时的杨翠花还挎着一个红荆筐子，梁永生依然是对这样的“巧遇”没有丝毫惊奇的感觉。这是因为，永生是了解他的妻子的。

他既了解翠花为啥正在迎着枪声跑，他也了解翠花的胳膊上为啥还挎着一个红荆筐子——这个红荆筐子里，有几个干巴馒头，还有一些小枣儿、花生、核桃和柿饼子什么的，上面罩着一条蓝花条手巾。几年来，这个装饰好了的筐子，是杨翠花手边的常备之物。一旦上级让她去传送信件，她提起这个筐子就走，以走亲探病为掩护，完成上级交给她的任务。一旦听到枪声往外跑时，她也总是把这个筐子提在手中，为的是：万一跟敌人相遇，好以走亲探病的身份掩护自己；若是自己的亲人需要她外出，她有这个筐子在手可以马上就走，用不着窝回家来再做什么乔装改扮的准备了……

由此足见，梁永生既然了解上述情况，他显然是不会为目前和翠花的“巧遇”而感到惊奇的。可是，他虽不感到惊奇，喜悦的感觉，高兴的感觉，却还是有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可也是啊！由于战争的原因，尽管梁永生一直在这一带转游，可是，到今天说话，他和翠花已有两个来月没有见到面了！你想啊，永生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突然见到了翠花，他怎能不喜悦？怎能不高兴哩？当然是喜悦的，高兴的！而且是应当喜悦，应当高兴的！

不过，永生之所以喜悦和高兴，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夫妇之间别来日久，更不是因为在这安危莫测的严峻时刻见到了他的妻子！那么，使永生喜悦、高兴的主要原因由何而来呢？

主要是：梁永生在意识到自己难以突出重围的情况之下，在预见可能会出现种种情况之后，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带来一项艰险的紧急任务；这项任务，永生打算交给他的妻子杨翠花同志去完成！这便是梁永生进村后一直往家奔的原因。你想啊，这不，他还没有奔到家，就在街巷里碰上了翠花，他不该喜悦吗？他不该高兴吗？

按常情，一别俩月的夫妻突然在这种情况下见了面，特别是这两个月又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们该是多么亲热？又该有多少话要说哩？可是，在今天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所共有的革命责任感，不允许他们把这极其珍贵的时间用在那一方面！他们现在用那一闪即逝的目光代替了素常该说的所有话语，冲口而出的头几句见面话竟是这个：

“你到哪去？”

“我要找你！”

“你找我干什么？”

翠花这句话，在永生的感觉中，却自然延伸地变长了——也就是说，在这已经出口的话语之后，仿佛还有一句她觉着该说、而且也想说的话，只是没有说出口！那句话是：“有什么任务，你就下命令吧！”

是的！这时翠花的心里确实是有这样一句话，只是她那不大听从指挥的嘴没有替她说出来！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她的眼神和表情，已经帮助她的嘴巴作了补充；而且，它们的补充，比她用嘴来说还要真切，还要清晰，还要明白！

梁永生说话了。

他虽没有说“我命令你”，可却又是以十分明显的命令口吻说话的：

“你马上出村，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大刀队的同志们，传达我的命令：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不许他们轻举妄动！”

永生在说这句话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已经被围，看来也可能被捕！我现在已经遇险，看来也可能遇难！如果，大刀队的同志们，万一听到了我在宁安寨被围或被捕、遇险或遇难的消息，是肯定要发火，要急眼的！倘若他们在一急之下，感情冲动，采取了营救或报仇的行动，那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为敌人的人马太多了，又是在这大白天，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们为了我一个人的安危而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的！……”

梁永生这么多的心头想，到了他的嘴上却变成了那么简单的两句话，显然杨翠花是不能马上就理解他那道命令的全部含意的。可是，杨翠花对她的丈夫梁永生这个人，是深刻了解的；她知道已经成了共产党员的梁永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从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翠花出于这种对丈夫的信任，她啥也没想，啥也没问，并将千言万语归纳成一句最简练的话，说：

“好！”

翠花要走时，永生嘱咐她：“你要勇敢！”

翠花点点头，又嘱咐永生：“你要坚强！”

杨翠花告别了她的丈夫梁永生，拐弯抹角地向村边走去。由于她对自己村子的地理情况太熟了，尽管敌人的岗哨林立，她通过各种地形地物作影身，还是一层又一层地穿过了敌人各个岗卡的空隙，避开了敌人哨兵的眼睛，悄没声儿地闯出村去，进入了一条道沟。

到这时，翠花的心里踏实多了，便加快了步子朝前走下去。她要奔向哪里？她能和那些没有固定地点的大刀队战士们取上联系吗？能！

战争教育了群众，战争锻炼了群众。几年来的战争风暴，使杨翠花增长了智慧。杨翠花从与敌人作斗争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她通过多次地给八路军传书信、送情报，还学会

了一些和自己人取联系的方法，知道了一些我党、我军的联络地点。因此，翠花对完成这次永生交给她的传令任务，是信心十足的。

谁知，她正满怀信心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前边的路口上，走动着好几个伪军！原来是，敌人除了在村子附近设上了层层岗哨而外，还在这远离村庄的地方设上了流动哨！

怎么办？杨翠花急中生智，立刻转过身来，朝宁安寨的方向走开了。就在她刚刚转过身，才迈出一两步的时候，敌人的流动哨也发现了杨翠花！一声大嗓的嚎叫，从翠花的背后追上来：

“站住——！”

杨翠花闻声扭过头，佯装惊恐地朝后张望着。她还没有说啥，那伪军紧跟着又是一声：

“回来！”

翠花转过身，迎着敌人的流动哨走去。

她走了一阵，来到了敌人的面前，站住了。

好几个伪军，好几双贼眼，一齐朝杨翠花打量着。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皂青，头上梳着发髻，无论打扮，无论神态，都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妇女。那个领头的伪军看了一阵开腔问道：

“哪庄的？”

“龙潭的。”

“上哪去？”

“上宁安寨。”

“干啥去？”

“走亲看病人去。”

这个伪军和杨翠花一问一答地说着，那个伪军撩开了杨翠花那罩在红荆筐子上的手巾：

“嘿！枣儿！”

他嬉笑着，抓一把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又抓一把装进衣袋里。这时，其余的几个伪军也凑上来了。他们抓枣的抓枣，抓花生的抓花生，拿核桃的拿核桃，抢柿饼子的抢柿饼子……眨眼之间，杨翠花的筐子成了空的了！

这当儿，杨翠花的表情一直是，见伪军们抢她筐子里的东西，既不高兴又不敢言语。

伪军们将东西抢完后，一个伪军朝翠花一挥手臂说：

“回家去吧！宁安寨已经封锁了，不许进！”

杨翠花又装成不懂事的样子，问：

“老总，为啥不让进？”

伪军不耐烦地说：

“少费话！”

杨翠花还在要求：

“老总，俺老姐病得厉害呀！你们当行好，让我过去吧？……”

一个伪军火儿了：

“你成心找麻烦怎么的？”

他说着，就要用枪托子来捣翠花。

翠花装出一副害怕的神色，往后退着。

她和这几个伪军纠缠了一阵，最后，又佯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往龙潭的方向走去……

就这样，杨翠花胜利地闯过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岗卡。也就在翠花安全闯过敌人的最后一道岗卡的同时，梁永生却正处在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

自从杨翠花走后，梁永生就马上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可是，隐蔽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永生正想着，魏大叔来了。

魏大叔也是因为听到枪声不放心，出来探风的。他一望见梁永生，猛然大吃一惊，并泼着命地跑过来：

“永生！快，快上我家去！”

“窝藏八路的，和八路一律同罪！”敌人是这样说的，也一向是这样做的。这一点，魏大叔不仅是有所耳闻，而且曾不止一次地目睹其景。现在，魏大叔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要豁上自己这条老命，把梁永生掩护下来。那么，梁永生呢？他是不忍心让这大年纪的魏大叔跟着受连累的，因而有些犹豫。可是，这个决心下定了的魏大叔，不管永生犹豫不犹豫，更不等他表示同意不同意，拉上永生就走。好在他家离此地不远，不大一会儿，魏大叔便将梁永生硬拽到他家来了。进家后，他一面喝招老伴儿替永生更衣换装，一面亲自动手将永生的匣枪和大刀埋藏起来。

这一切，对梁永生来说，都是属于“半强迫”“半自愿”的。他所以还有个“半自愿”，心里是这么想的：“匣枪没子弹了，留在身上也没用了！大刀虽还有用，可是，光靠这一口刀是不能突围的了，而且还会因我和敌人进行以命换命的搏斗，势必给这‘窝藏八路’的魏大叔老夫妇造成一场大灾大难！……”至于永生为什么还“半自愿”地更衣换装，那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几年来，不是曾有许多游击战士，将自己打扮成老百姓混过了敌人的眼目吗？

梁永生改扮已毕，又让魏大婶去把那上了门闩的角门儿敞开，他便随手拿起泥板、瓦刀，蹲在屋门口上砌起墙根来。

魏大婶愣沉一下，凑过来提议道：

“永生，叫我说，你不如去躺在炕上，盖上被……”

永生笑道：

“装病？”

“是啊！”

“没用！”永生摇着头说，“帝国主义，口头上最爱讲的是‘人道’，可是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又是最惨无人道！”他见大婶对这些话不大懂，又说，“敌人是永远不会发‘慈悲’的！期望敌人发‘慈悲’的人，比傻得不懂事的人还要傻！”